

主编 吴廷桢 徐世华 编写 王永曾

改变历史进程的战争

百年 百身史

丛书

3

95
K253
1
乙

中华百年史丛书

改变历史进程的战爭

主编 吴廷楨
徐世华
编写 王永曾

甘肃教育出版社



B

953934

(甘)新登字第04号

责任编辑：刘华其
封面设计：王占国

中华百年史丛书
改变历史进程的战争

主编 关廷桓
徐世华
编写 王永曾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4.25 字数65,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23-0359-7/K·25 定价：2.05元

编者的话

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向广大青年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我们编写了《中华百年史丛书》。

《丛书》力图通过对鸦片战争后百余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的叙述，寓理于史，史论结合，力求史事可靠，观点正确，文字活泼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添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丛书》共6辑，即《改变历史进程的战争》、《西学东渐》、《辛亥风云》、《抗日烽火》、《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和《三千里硝烟》。

《丛书》通过不同的历史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近代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赞颂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威武不屈和为国牺牲的英雄杰士，讴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传统在近代的继承与弘扬，展现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曲折艰辛历程，显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从“人民共和国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实践经验的积累和

百年历史的选择。

《丛书》的编写、出版是在甘肃教育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西北师大历史系及系主任永天长同志也大力支持丛书的编写工作，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丛书》的缺点，乃至讹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编者

1992年8月 兰州

目 录

- 一、话说鸦片……………(1)
 - 二、道光帝下了决心……………(7)
 - 三、林钦差羊城禁毒……………(16)
 - 四、虎门销烟……………(22)
 - 五、侵略者点燃了战火……………(28)
 - 六、英国舰队初次北犯……………(35)
 - 七、投降派与侵略者沆瀣一气……………(41)
 - 八、遗臭万年的琦善……………(47)
 - 九、“功高靖海长城倚”——关天培……………(54)
 - 十、杨芳的“压胜器”和奕山的白旗……………(62)
 - 十一、“三元里前声若雷”……………(70)
 - 十二、为国捐躯的浙东英烈……………(78)
 - 十三、“嘉兴的梦”和“杭州的签”……………(87)
 - 十四、“武臣卫国，死于疆场，幸也”
……………(94)
 - 十五、“皋华丽”签约……………(101)
 - 十六、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107)
 - 十七、“刀杀洋鬼子，枪刺害民官”……………(113)
 - 十八、痛定思痛……………(120)
-

话说鸦片

如果说中国人民对鸦片深恶痛绝，这是极其自然的事，原因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屈辱的鸦片战争，而鸦片正是这次战争的导火线。其实，鸦片作为一种物质，是无罪的，问题在于人们怎样使用它。

“鸦片”一词是英语opium的译音。它出自一种叫做罂粟的植物。罂粟，草本植物，茎秆很细很高，花朵大而娇艳，有红白等色。当大片的罂粟鲜花盛开的时候，争奇斗妍，惹人怜爱，远远望去，好像一天飘逸的云霞，美不胜收。在这么美好的事物面前，很难令人联想到某些人会利用它来危害人民。罂粟籽，可以榨油，味道甘美醇香。罂粟果实成熟时，人们每天一至二次割破它的果实，从罂粟果的破痕处往外渗出乳汁一样的浆液，把这些浆液收集起来经过干燥处理，成为一种深棕色以至黑色的干膏，人们再把它铸为砖块的形状，这就是鸦片了，鸦片有一种特殊的臭气。

鸦片原产埃及和欧洲南部、小亚细亚等地方。相当于中国西周时期，希腊人就取罌粟汁做药品了。后来，罌粟的种植和鸦片的用法都传到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一带。公元7世纪前后，正是中国隋唐之世，那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朝代。稳定的政治、强大的军队和繁荣的经济都产生了对众多国家和民族的吸引力，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许多外国人都来到中国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就在那时，阿拉伯商人把鸦片带入中国。不过，那个时候鸦片是以进行物质文明的交流和治病救人的姿态来到中国的。药用的鸦片是研好的粉末，适量服用，有镇痛、安眠、止咳、止泻及麻醉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对于药用的鸦片，中国人是用友善和欢迎来对待的。著名的《本草纲目》一书就记载了鸦片的制作方法和药物作用。还有一本名为《医林集要》的书，记载了阿拉伯红罌粟花的药方，当罌粟花没有盛开的时候，把连接花萼的青色花瓣收集起来也可作药。根据史书《大明会典》的记载，暹罗（今泰国）、爪哇等国还把鸦片作为贵重的特产向明朝政府进贡呢。

鸦片烟的吸食，不知是什么人最早发明的。有的说是葡萄牙人，有的说是苏门答腊人，有的说是印度人，现在已经很难断定了。唐朝玄奘法师曾经翻译了一部从印度带回来的佛教著作，叫做《毗耶那杂事律》。其中说到一个故事，古代有

人在天竺国王城得了疾病，后来是吸了一种药烟把病治好了，别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佛祖释迦牟尼，佛祖从此准许人们吸烟治病，并且教给人们吸药烟的方法：把两个小碗放在一起合上，底部穿孔，中间点火，把药放到里面，烟从碗孔冒出来，另外用一根长12指的铁管对准碗孔吸烟。后人根据这个故事判断，是释迦牟尼教给人们吸食鸦片烟。普渡众生教人为善的佛祖竟然把这种罪过教给信徒，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过，从时间上判断，释迦牟尼在世的公元前6世纪，印度不大可能有普遍吸食鸦片烟的现象。把这种事情附会到佛祖身上，是不公平的，也是荒唐而不可信的。但是这个故事却可以说明，唐代以前印度人已经掌握了吸食鸦片的方法。当然，创造发明这种危害人类健康的方法，毕竟不是光彩的事。

公元17世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吸鸦片烟的方法传到中国。不管这些人当时的居心何在，在客观上也要为以后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负责。鸦片含有大量的吗啡和尼古丁，凡是吸鸦片烟的人，每天都有一定的吸烟时刻，过时不吸就仿佛周身血脉停滞，四肢疲软，全身无力，鼻涕眼泪接连不断，呵欠连天，这就是所谓的犯“烟瘾”。吸过两三次鸦片就会上瘾，上了瘾就很难戒绝。吸鸦片的人，身体日益虚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如同废人，直至死亡。明朝后期的皇帝明神

宗，当皇帝当了30年，不曾召见群臣，就是吸了鸦片烟的缘故。不过，因为鸦片的价钱和黄金一样贵重，所以只供皇宫以及高级贵族糜烂生活的消费，民间还没有吸的。《本草纲目》说，鸦片前代很少听说，近来才有使用的。这就是说，当时的老百姓，把鸦片做药物使用的都很少，更不用说吸食了。

· 鸦片从宫廷向民间逐渐扩展的过程，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过程。最早对我国贩卖鸦片的有葡萄牙和荷兰，18世纪20年代英国在这项不知羞耻的勾当中也不甘落后了。最初，每年运到中国的鸦片不超过200箱，可是英国人为赚钱不顾损人利己极力在中国推销鸦片，诱使那些没有自制能力的中国人吸鸦片烟。林则徐说：“用自己所不吃的东西让别人来吃，这种事是有良心的人不愿做的。外国人不吸鸦片，却让中国人来吸，这就好像强盗小偷使用闷香，拐带孩童的使用迷魂药一样，这是在图财害命啊！”林则徐一语道破英国强盗侵略行径的性质。资本主义的人道在哪里？他们从来都是只把自己当人，而把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当做掠夺的对象，或是当做他们赚钱的工具。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于此，美国人也有公正的评价。马克思曾经记述了英国人蒙哥米尔·马尔丁的一段话：“不必说，贩卖奴隶同贩卖鸦片比较起来，还是善良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杀死非洲黑人，因为我们的直

接利益，要求我们保存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的本性，没有损坏他们的智慧，没有消灭他们的心灵，可是鸦片贩卖者却腐化了、降低了和毁坏了不幸福的人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毒杀了他们的身体；鸦片贩卖者时时刻刻向食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品。”像凶手一样的鸦片贩子在毒杀中国人民的同时，自己却获取了极高的利润。例如大鸦片贩子查顿原来是英国的牙科医生，1822年他来到中国参加了当时最大的鸦片走私公司麦尼克公司。查顿特别狡诈，胆大包天，无恶不做，被人称为“铁老鼠”。1828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成了最大的鸦片贩子、百万富翁。他在每箱鸦片上赚取1000银元，还无耻地炫耀：“据我所知，这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就是这样的恶棍，却被英国政府当做英雄，英王还把他封为爵士。贩运鸦片不仅使鸦片贩子获得暴利，而且使英国政府、英属印度政府也获得极大利益。英国迫使印度大量生产鸦片，印度用鸦片换来的钱大量购买英国的纺织品，中国卖出大量的茶叶和生丝给英国却换回大量的鸦片，英国既卖出了大量纺织品，又换回非常需要的茶叶和生丝。在这三角循环的贸易中，英国及印度都捞到了足够的利益，中国却吃尽了苦头。因此，英国竭尽全力对中国倾销鸦片。19世纪初，每年运到中国的鸦片有4000箱左右，1838年一年却达到40200箱。鸦片就像一股黑色毒流，

在中华大地上泛滥成灾。鸦片战争前40年间，英国靠贩运鸦片从中国掠走3至4亿银元，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可耻的一笔掠夺账。中华民族那健康而丰满的肌体被强盗们吮吸着鲜血，凡是有良心的炎黄子孙怎能看着母亲的危难而坐视不管！

道光帝下了决心

当强盗拿着刀子向你杀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奋起反抗。但是英国侵略者用鸦片这把刀子杀向中国时，许多人却不知所措了。首先，许多中国人甘愿受人宰割，当上了鸦片“烟民”。最初吸鸦片的人只是少数纨绔子弟，后来许多贵族、官吏、大地主、大商人，以及宫廷里的太监、衙门中的差役、军营内的官兵、寺院里的僧尼也吸上了鸦片，到最后连城乡劳动人民中间也有人吸了。1835年，当时全国吸鸦片烟的人大约达到200万以上。吸鸦片烟的人多了，鸦片的名称也多起来，大烟、乌香、洋药、药烟、阿芙蓉、烟土等等都是鸦片的别名。吸鸦片烟的器具也讲究了。吸鸦片烟要用烟灯，烟灯用铜做上盖，用玻璃做灯罩，用棉纱做灯芯。烟灯质量最好的要数山西太谷灯和山东胶州灯。就着烟灯吸鸦片的竹筒叫做烟枪，制作也很精巧。别看抽大烟的人吞云吐雾神气十足，其实他们是最愚蠢的直接受害者。鸦片“烟民”们可以不吃不喝，却不可以不吸。

如果到了犯瘾的时候却没有鸦片可吸，那真是耍了他们的命一样，涕泪交流，丑态百出，如果能给他们一口大烟，他们什么无耻下流的事都做得出来，人格、自尊、道德、情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可以乞求、偷窃、抢劫，甚至可以卖房卖地卖掉全部家产，可以卖掉妻子儿女，可以杀人越货为非作歹。因此吸大烟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倒毙街头都是不足为怪的常事。当时就有一个叫陈澧的写了一首《炮子谣》：“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林则徐曾经感慨万千地说过：“有些人甘心上当被诱，竭尽自己的钱财，违犯国家的禁令，买那些毒品来杀害自己的生命。可笑啊！可悲啊！”他把那些抽大烟的人比作鱼贪吃诱饵却忘了钩的危险。是啊，这些人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大都没有好下场，可恨的是充当了英国倾销鸦片的基础，如果没有人吸食，那鸦片卖给谁呢？英国人用鸦片欺凌我们中国又从何谈起呢？

除了直接吸食大烟的人以外，更可恨的是那些帮着外国人推销和经营鸦片的人。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置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充当侵略者的帮凶，坑害自己的同胞。清朝政府不是不知道鸦片的危害，所以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就颁布了第一道禁烟诏令，规定对贩运鸦片

的人处以先在牢房里关押一个月然后发配充军的刑罚，对私开鸦片烟馆的人处以死刑缓期执行。但是，这条法律的执行被贪官污吏大大打了折扣。那一年福建漳州府抓到一个鸦片贩子，搜出30多斤鸦片烟土，漳州知府就依法判决了。但犯人押送到巡抚刘世明那里，这位刘大人却要重新审理一遍。他传来一个药材商人，装模做样地让药商检验鸦片，药商呈报说鸦片是药材，刘世明就宣判鸦片贩子无罪，当堂释放，反过来却给朝廷写奏折，弹劾漳州知府故意给人强加罪名。分明是巡抚受了贿赂包庇罪犯，按法律办事的人却吃亏倒霉。本来鸦片进入中国，好像是千里长堤出现了小小的漏洞，只要认真堵住，不会酿成祸患。正是刘世明那样的人循私枉法，使得鸦片放任自流，终于泛滥成灾。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都是三令五申，严格禁止鸦片的输入、贩卖、种植和吸食。但英国鸦片贩子怎能丢掉鸦片贸易这棵摇钱树呢？不能公开进口，就改为走私。1822年道光帝继承皇位的第二年就重申禁令，不许在澳门、黄埔囤积和贩卖鸦片。英国鸦片贩子便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建立了走私据点，在伶仃岛附近停泊固定的“趸船”，专门存放外洋运来的鸦片，并有兵船保护。英国人勾引广州的土棍汉奸，开设一些店铺，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黑店，专门包卖鸦片，叫做“大窑口”。中国的鸦片贩子先到大窑口看样品，然后交钱，再拿着大

窗口付给的提货单，到趸船提货。提货的船大多是专门走私鸦片的武装快船，叫做“扒龙”或者“快蟹”。这种“快蟹”真地在海上横行无忌，十分嚣张。“快蟹”船身很长，有高高的桅杆和用蓆、竹、藤做成的风帆，帆的两旁装有铁网，可以防御炮火。船上往往有60多名水手，水手大部分是马尼拉人和印度人，走私船主、钱商和干杂活儿的人都是中国人。船的两边有数十支船桨，速度很快，来往如飞。船上装有一尊大炮、许多花枪和从外国船上买来的鸟枪。这些“快蟹”简直就是海盗一样，胆大包天，从趸船上提取鸦片以后，连夜行驶，运到广州，甚至进入内河运到各地。走私船经过关卡的时候，从来不靠岸接受检查，对官兵的呼喊不理不睬，有时还放枪放炮，边打边逃。鸦片走私到内地后，又有各地衙门里的大小官吏、军营里的官吏和地方上的绅商、恶棍开设许多“小窗口”，分头卖出去。就这样，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鸦片的乌烟瘴气了。

对于鸦片走私的情况，广东水师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能力制止和查拿，相反，广东水师不但大量官兵吸鸦片，而且受到鸦片贩子的贿赂，故意给走私提供方便。水师的巡逻船和英国鸦片船有约定，每箱鸦片收取5至10元。他们每个月到鸦片船上来一次，按箱索贿，这些钱都装进了广东水师提督和他部下的腰包。广东水师中

有许多官兵领到的粮饷只是全部收入的1%，从鸦片走私得到的贿赂却占99%。正因为水师受贿，所以鸦片走私船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而且就在水师巡逻船旁边驾驶。

就像广东水师完全了解鸦片走私情况一样，北京的大官也完全了解广东水师受贿的情况。他们之所以不闻不问，也是因为本身就是鸦片买卖的受益者。鸦片战争前夕，北京的官僚至少有20%吸鸦片，地方官吏至少有30%吸鸦片，林则徐说衙门里的办公人员和官亲、幕僚约有90%吸鸦片。在北京有好多烟馆是大官们开设的。距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到处都是烟馆，而且都把烟具陈列在烟馆门前的大街上。这样明目张胆，当然是官吏们得了贿赂，故意包庇放纵的结果。全国各地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而装载贡品的船只，正好成了偷运鸦片的工具。1831年破获了皇宫里许多太监贩运鸦片的案件，一个太监招供说：“我抽大烟已经30多年了，而且曾经偷偷跑到天津贩运烟土。”既然连紫禁城都与鸦片烟土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么雍正以来十几次禁止鸦片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本来已经非常腐朽的清朝政府，受到鸦片毒雾的侵袭，变得更加风雨飘摇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华，让那些不肖的炎黄子孙弄得百孔千疮不成样子。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谁能不遗